

太平天国文学简论



扬州师范学院

祁龙威

金鑑卷之四《天工記》。

有时讲杂话，是上帝教能桥水，使世人同听而不闻也。（《天
演兄亲自亲自其证福音书》）

在一九七六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洪秀全选集》中，我注“桥水”
为天机，不准确。后来钟文典同志见教，桥水，乃广东客家语，
谓计谋、主意。

第四，切忌穿凿附会。

例如，洪仁玕在《军次实录》中反对“八股六韵”：

岂必拘拘于八股六韵乃为读书乎！（《谕谕读书士子》）

迄今考以八股六韵，徒事清谈，抛弃实务。（《论道

德才智》）

八股，八股文。六韵，试帖诗，一般押八韵，也有押六韵的。但
有人误解“六韵”为《六经》，用以证成太平天国“改经为韵”之
说，这是不能成立的。

对太平天国文献进行注释，不是易事。要有广博的知识，要
熟读太平天国的文献，才能广征博引，融会贯通，有所发明。我
在注释《洪秀全选集》和一九七八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洪仁玕选
集》时，均有错误，上述对“桥水”的曲解，不过是其中一例而
已。

太平天国文献学简论

祁龙威

长期以来，人们对太平天国的文献，进行出版、考订与注释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太平天国文献

从反清斗争和内部斗争的需要出发，太平天国曾经印行了大量文件，统称“诏书”。诏书“必盖天王金玺，才准颁行。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今将真命诏书一一录明，呈献我主万岁万万岁旨准颁行。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突然问罪也；汪芝：《诏书盖玺颁行论》：‘天王因天下人不知天父天养大恩德，并不知救主耶稣代赎大功劳，于是将《旧遗诏》、《新遗诏》反天朝一切诏书颁行天下，而又恐天下不知敬信永遵，遂盖以金玺，以诏严肃。’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天王有方金玺，三寸六分见方，四面龙文，中刻“旨准”二字，凡批答伪奏章及各伪书皆钤之。’因此，太平天国所印书籍又统称“旨准颁行诏书”。自辛酉元年（1852）至庚申十年（1860），太平天国所印各书的封里上一般都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前列书目，后注明总数。

太平天国较早的印书数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幼学诗》封里所载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十三部：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

《天父下凡诏书》

《天命诏旨书》

《旧遗诏圣书》

《天条书》

《太平诏书》

《太平礼制》

《太平军目》

《太平条规》

《颁行诏书》

《颁行历书》

《三字经》

《幼学诗》

按太平天国书籍封面都有初刻的年份。查以上十三部中，已有《旧遗诏圣书》、《三字经》两书的封面上刊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十三部当是癸好三年（1853）年初的印书数。其后陆续增多，至庚申十年年底所刊《辛酉十一年新历》封里所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已发展至二十九部。除上述十三部外，还有《太平救世诰》（原称《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照妖穴为罪泉论》、《诏书益玺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十字诏》、《行军总要》、《天父诗》、《钦定制度则例集编》、《武略书》、《醒世文》、《王^长次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等十六部。

辛酉十一年起，太平天国继续刊印新书，但不再刊刻“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有《英杰归真》、《军次实录》、《诛妖檄文》、《士价条例》、《太平天日》、《敬避字样》等。

事实上，不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太平天国文献很多。如在定都金陵之后，对东、北、翼三王的章奏，太平天国曾纂集编成书。据清将向荣《封呈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会奏稿本》。他曾于咸丰四年（1854）闰七月初四日，在长江水战时，从燕王秦日纲的船上，查获这册会奏稿，其中还包括太平天国的外交文件。张德坚《贼情彙纂·自序》说，湘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交战时，夺到的文籍，“汗牛充栋”。他所选录的一批，很多未编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可见太平天国的文献极为丰富，庚申十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所列的二十九部，实际不过是其中主要的一小部。分来

己。

太平天国文献，是反映这一农民战争的主要资料。清帅曾国藩令张德坚等编《贼情彙纂》，目的弄清太平天国内幕，便于清王朝镇压这次农民大起义。这书最可靠的资料来源，是俘获的太平军的实物。其中即包括各种文件。清王朝的上海道吴煦，也从反革命的目的出发，收集太平天国文件。他还教人从外文报纸上，回译太平军的通告等件。在《吴煦档案》里，保存着最早一批从外文回译的太平天国文献。西方资产阶级也为察看太平天国的动向而搜集太平军文件。一八五三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登写给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特使濮亨（文翰）的信里说：附来之牧师米赫斯博士所藏最革命军书籍均极善趣，尚祈代政府转致谢忱。米赫斯所撰《天命诏旨书》等十二种文献的提要，现存英国政府的蓝皮书中。这一切，都从反面证明，太平天国文献对研究这次农民战争史的重要意义。

二 太平天国文献的编辑和出版

太平天国失败后，大批革命文献被毁灭。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才有人从各方面搜集和出版太平天国的书籍和文件。

首先是彙编书籍。

(1) 程演生辑八种。

一九二四年，程演生于巴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找到了八种太平天国出版物。他对《天父下凡诏书（一）》等三种，拍摄了照片；对《天朝田亩制度》等五种，进行了覆抄，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一九二六年文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我国人之得见太平天国原书自此始。

(2) 俞大维辑九种。

约和程演生同时，俞大维从柏林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摄回太平天国书籍九种，张元济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集》第二版。该书原编者罗范序言：复承张菊生先生不鄙拙编，取俞大维君在德国图书馆所摄太平文件照片，逐一为之校正增补。因此，其中《天条书》

等八种卷尾均注明：张先生校补本。《天父下凡诏书》一种后，则有张元济附记。

(3) 萧一山辑二十三种。

一九三二年，萧一山自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拍摄了《天父上帝言题皇诏》等二十三种太平天国书籍的照本，又附入国内扬州发现之《英杰归真》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一九三六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全部影印，使国内更多看到了太平天国原书。

(4) 王重民辑十种。

一九三五年，王重民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所藏太平天国书籍，比巴黎、柏林、伦敦所藏多十一部。除其中的《英杰归真》一部已在国内也发现外，他将其余《资政新篇》等编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一九四八年，由《广东丛书第三集》影印出版。

(5) 郭若愚发表的一种。

见《太平天国史》同本

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郭若愚编《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续编》，其中影印了《钦定敬避字样》的抄本。原件现藏上海图书馆。按：一八六四年天京沦陷时，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看到过这书。他在《能静居士日记》里写道：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见伪书《敬避字样》，但迄今我们尚未看到这书的刻本。

经历卅余年，在前人辛勤积累的基础上，罗尔纲同志编成了《太平天国印书》。一九六一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九七九年，又排印出版。以原书发表先后编次：《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天目》、《太平礼制》（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幼学诗》、《太平条规》、《太平军目》、《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颁行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三字经》、《太平救世教》、《天条书》（重刻本）、《旧遗诏圣书》、《太平诏书》（重刻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朝田亩制度》、《建天京于金陵记》、《照妖镜为罪宗论》、《诏书颁行论》、《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天理要论》、《天情道理书》、《御制三字经》、《海军总要》、《天父诗》、《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历》。

《醒世文》、《太平礼制》（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刻）、《资政新篇》、《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三茂兄亲自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谕政檄文》、《钦定士阶条例》、《钦定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幼主诏书》、《钦定敬避字样》。戴至今日，这是最完整的一部太平天国书籍的案编。

编辑出版太平天国文书的工作，也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

(1) 刘復从不列颠博物院，辑聚了一批太平天国文书和清方文书等，合编为《太平天国有裨文件十六种》。其中如《忠王致护王书》、《忠王致潮王书》等，都仅见于此。一九二九年，由北新书局出版。

(2) 一九三三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据所藏《李秀成谕李昭寿》等十二种原件，影印出版《太平天国文书》。

(3) 一九三五年，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萧一山从英国所捐《太平天国诏谕》。其中夹杂了一批天地会告示。

一九三七年，北平研究院又影印出版萧一山从英国所辑洪仁玕、李秀成等写给英国人的书信等十五件，称为《太平天国书翰》。

一九五〇年，开明书店出版金毓黻等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其中辑录了刘达从不列颠博物院抄回的大量太平天国文书。

一九五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其中初次发表了一批太平天国文书。洪香全《苏福省减赋诏》、李秀成《谕谕陆顺德袁冬良等》等，是根据明清档案馆所藏的原件或抄件，吴如孝等给美国公使照会等，是根据美国国立档案馆所藏抄件，是由米士嘉述录的。

也是在前人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罗尔纲同志编成了《太平天国文书案编》。一九七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体例为目次，分诏旨、石告、公文、外事及与外人文书、论序、兵册、饷需各册和杂册。门牌后七位数字，簿记、油盐口粮摊条例转发油盐通知、其它，并附录了《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赖文光自述》以及李昭寿

年七月，致英法美荷政府的投降禀帖。全书共四百余件，内容极为丰富。至今日，这是最大的一部太平天国文书案编。

与蒐集出版印书、文书的同时，简又文、罗尔纲等先后收罗太平天国的文物。简著《太平天国之文物》、《太平天国泉币考》，罗著《太平天国金石录》、《太平天国文物图释》，这些书都对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一九五二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的《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内分：印信、遗物遗迹、碑刻、文书告谕、公据五类，共八十八件。

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郭若愚同志所编《太平天国革命图录续编》，内分钱币、遗物、遗迹、文书告谕、公据五类，共七十六件。

一九五五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郭若愚同志所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内分官书、铜铁币、遗物遗迹、文书告谕五类，共八十件。

在前人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罗尔纲同志编成了《太平天国文物汇编》，现尚未出版。

以上，简要说明了七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太平天国文献收集出版的几个方面。

三、太平天国文献学

经过七十多年来的努力，史学界为中国历史学创造了一门分枝——太平天国文献学。它包括着辨伪、校勘和注释诸方面。

(1) 辨伪

罗尔纲同志根据自己长期实践的经验，在《太平天国文书案编·前言》中告诫人们，在中国历史上，伪造文件数量的多，以时太平天国文书的伪造居第一位。因此，搜集太平天国文书，辨伪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五五年，他著书《太平天国文书案编》，这是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文书的著作。

笔记》考伪》等八篇文章，编成《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在这部辨伪论文集里，罗尔纲同志教会我们，怎样识别真伪太平天国文献？

第一，对照太平天国的制度来判别真伪。

第二，对照太平天国的史实来判别真伪。

例如，他在《一篇天地会伪托的〈太平天国教谕〉》里，指出：“先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这篇教谕关于制度方面的有‘足鼎亲王’、‘辅国越公’、‘龙骧上将军’、‘虎奋上将军’等。”考太平天国制度“王爵没有亲王之封”，“并没有‘公爵’的制度”，“并无‘龙骧上将军’、‘虎奋上将军’等称号”。此外，太平天国印玺文字都用篆体字，不用篆文，使人容易认识。今此谕印玺用篆文，这也与太平天国制度不合。”在太平天国史实方面，考天王洪秀全并无“御弟香琮”其人，按“洪氏族谱”秀全兄弟辈都是“仁”字行，如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干王洪仁玕，卹王洪仁政等都是，洪秀全本名仁坤，小名火秀，及长，自取别号留“秀”字而另取一“全”字，号曰秀全。这个伪托者不知洪氏族中字号行辈，他因看见天王洪秀全有个“秀”字，推测他的兄弟辈必以“香”字行，于是就凭空造出一个所谓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御弟“足鼎亲王香琮”出来；又太平天国始终没有用兵收复粤、桂两省的事，而东王杨秀清在天京总理全国军事政治，也从来没有出任征伐的事。今此教谕说：“现着东王杨秀清暨教武侯何禄统领雄兵，由西江一路收服而粤”，显然是假托的。至于教谕所叙何禄、张平湖、杨香溪、李长荣、罗凤仪等，他们的名字都不见于太平天国的记载上，他们也都不是太平天国的人物。”根据上述种种，罗尔纲同志断定：“这篇教谕是假托太平天国的，而决不是太平天国的教谕。”

尽管形式有更易，内容也有不同，但是，只要是赝品，就经不起用制度和史实来检验，这是一条规律。

最近，我检查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东阳县南门卒长汪

文明抄存的“票”和“呈”人等，共三十件，其中前十六件是太平天国文书，后十四件是清朝文书，鱼龙混杂，一起被编进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判别二者的方法，就是对照太平天国的制度，其中最主要的两条：

第一，前十六件遵守太平天国避讳制度，凡天姓一律改洪姓，后十四件不避改天姓。

第二，前十六件称地方官为大人，而后十四件却称“太爷”、“青天大老爷”等等，违反太平天国体制。太平天国以“爷”为对上帝的专称，一般禁用。

我将以上意见请教罗尔纲同志，他完全赞同。

不久前，我看到一幅傅善祥的画，印文“丁巳状元”，显而易见，这是赝品。判定的根据就是史实和制度。

第一，太平天国开设女科一事，出之讹传，女科三鼎甲的姓名是的书《眉鼻随闻录》和《江南春梦庵笔记》所捏造的。傅善祥是东殿簿书，不是状元。

第二，丁巳七年（1857），傅善祥已死。

只要我们能严格遵循罗尔纲等前辈提供的以上经验，就一定能够判别太平天国文件和文物的真伪。

(2) 校勘。

太平天国所印书籍，有初刻、后刻等不同的版本。太平天国文书，也有原件与抄件以及各家抄本的區別。由此产生了对太平天国文献的校勘学。

有的印书，是在付印时，就注明版本差异的。如现在看到的《天情道理书》的封面写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而它的结尾，有“己未遵改”字样。这说明《天情道理书》有甲寅四年（1854）初刻本与己未九年修改本。又如《御制千字诏》的封面写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而在它的末尾，有“戊午遵改”字样，显见此书也有甲寅四年初刻本与戊午八年修改本。

有的印书，是从附录“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数字反映出形

本的层异的。例如，迄今我们看到的《天朝田亩制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甲寅四年刻本，一种是庚申十年（1860）以后刻本。两种版本的封面都写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表示此书初刻于癸好三年（1853）。但是，甲寅四年本所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有《天理要论》以上二十一部。《天理要论》初刻于甲寅四年，由中可见，这本《天朝田亩制度》已经不是癸好三年初刻本，而是甲寅四年再版本。庚申十年以后本所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已有庚申十年初刻的《王洪兄弟自亲身共证福音书》为止的一十九部。因为“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以后不再增加了，所以，我们不能说这本《天朝田亩制度》是庚申十年的刻本，而只能断是庚申十年以后的刻本。

有的印书，从文字上的差异反映出版本的先后。如《太平诏书》现有两个刻本。一个刻本缺封面，内收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前的三篇著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另一个刻本封面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刻本”，内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所列有癸好三年新刻的《太平救世歌》为止十五部。内收三文的篇目都已改称为“诏”：《原道入世诏》、《原道醒世诏》、《原道觉世诏》。由此可见，《太平诏书》初刻于壬子二年（1852）。现在缺封面的那本是初刻本，用原始篇名。另一本是癸好三年重刻本，已改洪秀全著作的篇名“歌”、“训”为“诏”，以适应太平天国体制。

对太平天国印书版本的辨别，前人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例如萧一山看到不列颠博物院和普鲁士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书籍的版本有差别，他误以为英馆藏本是初刻本，德馆藏本是后刻修改本。郭廷以改正其谬。《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说：

萧先生有一一意见，即德藏本太平文书，均为后刻，英藏本则为原本。愚则以为不然。就近已刊行者论，德藏应为初刻。《颁行诏书》既已证明德本早于法本。再证以《太平礼制》德本刻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英本

利为士子二年（见《原道醒世训》萧先生附记）。《太平诏书》，德本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实本则“歌”、“训”等字，均改为“诏”（见下）。

凡此均可证德本在前。

对太平天国印书不同版本的校勘，是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服务的。例如，萧一山和郭廷以对《天条书》两种版本校勘上的争论，涉及到对洪秀全等革命领袖思想内容变化的研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说：

萧先生谓改正本（即吾人所谓之原本）序言中加商汤、周文一段，及中国有文继可考一段，是洪氏思想之重要变迁，其踪迹已显然可寻，而以拜上帝为中国古代遗教，秦汉以后，始差入鬼路，用意甚明，惜乎晚矣！意盖谓洪氏晚年思想转变，谋合耶稣教与中国固有教义于一，以迁就人心环境。实则萧先生此说，适得其反。洪杨初起事时，其基督教之知识有限，教义认识不清（洪氏最初之宗教知识，实只限于梁阿发之《劝世良言》，而秀全本人及为之编纂者，又皆幼读经传，久受传统道义薰陶之人，因之行文论事，常用旧有成典，仍带儒家色彩，而不能出其范围（如此宣传，亦较易得人接受，逐渐引以就己）。

这一有益的争论，萧一山是错了，郭廷以是对的。

对于抄本太平天国文献，也必须首先弄清抄的时间。例如，现在我们看到的《钦定教难字解》，原件乃一抄本，其后附录三种文件：

第一，太平天国早期的爵职称谓。

第二，一些贺联和春联。

第三，一些文牒的样本和底本。

顾廷龙老前辈根据此书附录而件“御林工师水心指挥书”汪克鼎的信，指出这是贵县人汪克鼎的手笔，但汪死于壬戌十二年（

1862),已不能完成这抄本。郭若愚同志根据“联句”稿本中有湖王联独多,推测为湖王黄子隆部下的书士所为。我在他们考证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推论:抄本的三种附件都反映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癸开十三年的比断,可证定抄于癸开十三年之后。”(详见《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拙作《关于抄本〈敬避字样〉》。)

(3)注释。

对太平天国文献进行注释,我们经常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要有可靠旁证。

例如,曾国藩家藏的《伪官执照清册》中,有“伪真神殿大学士兼理吏部天官事务黄銜官照一张。我们释“黄”为黄期俊,是根据攻克苏州后,幼主升赏官员的一道“诏旨”:

合览研权本奏,保举扩东正文将李春发等自陞按各联。朕旨准……黄期俊为天朝九门御林真神殿大学士殿前右正父相天义。

第二,要综合作出结论。

例如,太平天国文献中屡见“恩和”一词:

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主斯乎。(《天王诏西洋番弟》)

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以正万古者敬爷之纲常,晋天一家,尽归爷哥,世世靡既永远,人间恩和于无尽也。(《天王改国号诏》)

据此可知,恩和,即恩爱和好之意。其词出《新约·路加传福音书》:

天上荣归上帝,在地太平,人间恩和矣。

第三,要调查研究。

太平天国文献多用广东客家语。因此,要实地调查研究。例如,桥水一词,也屡见于太平天国文献:

神爷试单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见张汝南《金